



韓文考異 卷五

廿七 表狀

卅 表狀

卅八 表狀

特別
A16
609
5



16
609
5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行狀 狀

考異音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度副入使知節度

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題中或无

曾祖仁瑒皇任梁州博士

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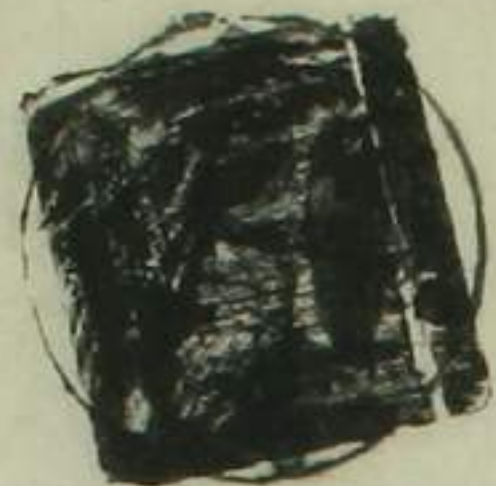
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

君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下或

字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孝士二年出入左右天

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



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
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
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
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設切古句立可敦詔公
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士
壇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
乎取之市字絕句以馬字屬上句而涵懼不上對視公公
與之言曰我之復士壇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
為賜不既多乎公與或作公為爾之馬歲至吾數所知皮而
歸資邊吏請致詰也至無字皆非是天子今爾有勞故下
詔禁侵犯如諸戎畏我大國之節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
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是下或
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率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率或

此用莊子盜師大德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
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
軍今一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討賊拜太府卿由太府為
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二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
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終九月又為中丞朝夕
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
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干上所以拜國子
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
助亂人大恐入下或有字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
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
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意之遣懷光言曰公
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
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能為臣

而肯其君為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龍公何
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
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此
公何所利焉或先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
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雖有大
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
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平呼曰
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
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
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之下或有明
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曰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
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
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似或退

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
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
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
不聞或先後出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
許之或先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
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
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
章事嘗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或先將大
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
浚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其事於
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其詳為禮部四年拜吏部
尚書入謝上語問曰晏或先復有入謝者上
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

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與兵部尚書賊執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賊執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于士寧代之賊游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敗也逐之或元或作元數日方還或本非是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尅有使字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推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圃田在圃田縣西圃田縣在圃田縣東明白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

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自下或有至字及郭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若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賊執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下有不字今按士寧其無以謀也若方不字也下有不字今按士寧其無以謀也若方不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應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下有不字非是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明作時非

是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揚疑
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
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
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
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事下城有既字俗或作駝
家語蒼烏鳴也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
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
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
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大傅
使吏部員外郎揚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
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
以公為知人或无既斂二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
洋有闢其郭闢道誰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

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
其非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
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
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勲累升
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
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漢全素辦全道全素皆
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漢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
為大理評事解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孝行國朝案依全
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无為大理評事五字謹具歷官行事
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或无謹
狀或作
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穎等州觀
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盧字云盧復也喜嘗為度作復黃陂記

進士侯喜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其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宰場十餘年竟無知遇賦愈當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拚卷長歎主司或有司長或作而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或作地遭上音地坎軻又廢一年事或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王公下有或有人字此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旬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

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爵為選首其言死不限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章又向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或先復出四字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幸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幸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幸選

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幸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分力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幸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變曰春秋成五年公羊傳曰大雩者何云云曰人失職歎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幸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勸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越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

傳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引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於旱災公孫或无王作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魏公既上此疏專政者惡之十一月奏陳博州陽山縣令具神道碑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圻屋伐樹以納稅錢其餒道塗斃路滿此切又四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

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
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
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章粟等在百姓
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稅錢麥無得少有存立
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稅錢麥無得少有存立
兩粉及雜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減今按腹內諸應納
而末納者嘗見因初時官文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
書元有此語如今言各下也
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斷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李維四門館學士等準六典唐六典
十年起居舍人陸堅波詔罷元宗手寫六條曰聖國子館學
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
孫補充以下同太宰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
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或先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

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予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
恥游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
革正以贊鴻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大學館量許取常
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
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
補人有冒蔭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
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
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
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某字某諱某或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虜晉為趙氏晉
亡而趙氏為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

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闕與地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齊字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大尉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為劄令燕王藝術之以有幽都之衆或作武德初朝京師拜武候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王餘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蓋莊武莊武之勲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行衛獻御服用物弓申煮器帳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或作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裏植松柏終喪又拜太

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或作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二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穎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或作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陳子人或作夫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况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敷前左衛倉曹參軍敷音右清道率府曹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設其大者為行狀托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蜀本此狀晉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虎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執復仇殺人固有典以其中究請罪視死如歸自請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既求生寧死不經持從城死宜快世云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我方負外如韓愈議云云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臣令都省集議聞奏者端上朝議即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垂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律元有有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

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將勅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隣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為官又周官所稱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推羸弱弱抱微志而伺釅人之便意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讎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

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一無有字甲或
今按此台有由字下字當為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
作申又或疑是上字更詳之

錢重物輕狀以錢重而物輕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字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為弊
頗甚牒或詳求適變可以使人所貴縉貨通行里閭寬息宜
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之法
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
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
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而錢一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
出絲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絲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
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水在州願以草粟租
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農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草粟下或有

曹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或無

鑄銅為浮屠佛像鍾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
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下或有復買賣一以銀盜
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
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
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
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
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
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
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
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表狀

為宰相公讓官表

章貫之地

考異音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承命震駭
心神靡寧顧已慙醜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
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綴飾更事徒
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更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
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消塵忝冒以居涯分遂
極常以盈滿自誠方思退處里間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
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
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
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

弊於寰海畧刻之謬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
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
下乖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於理有効於賢况今後又至多
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
道天下幸甚

四有善
為宰相賀表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
下深念黎甍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
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瑞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
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
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爨和慙無效用觀斯慶澤寔
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
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
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嬰儲副晨昏
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
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
致太平原大推功實資撰次詳大綱去年十一月臣在史
職監脩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章慶厚所撰先帝實錄二卷
云未周悉令臣重脩臣與脩撰之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
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認勅脩成順宗皇帝
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
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闕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
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
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詳大綱去年十一月臣在史

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右臣六月二十九日准行實錄今日四日等臣言進正其
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者臣嘗脩撰之時史官沈傳
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說以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
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訪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
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
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為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奉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補忠性
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
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

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賊亦出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
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已益輕大或厚
益輕或厚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造及少閑政理輒以陳聞於
裨補無消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
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或作量或作重臣誠見陛下具文武
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
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
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
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
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
蹈恩私由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
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
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厨高宗登傅說於版築

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威於飯牛雪耻蒙光去辱居
貴以今准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聖微臣
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
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數章木魚鱉未盡被
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匠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
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
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作示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
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或作白龜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
禮亦可考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之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
者謂龜為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或作獲龜者是獲蔡也白

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甘或作甘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
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遠斯或作日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
效太平之運真在於今臣等謬列或作日衡親觀嘉瑞無任扞躍
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或作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

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委
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或作德軍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
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又從使幕亮直
著名朴厚端乃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大常博士臣
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

右京兆尹李脩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論或係前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某官某乙云云。今按狀体前合具官不當云臣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今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無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

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按下有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執事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案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慈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尚書刑部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右臣伏進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

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動靜
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
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又二字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章臣請刻石紀

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正月十四日勅牒或作某月日勅

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推勞臣

勞臣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

敢措手中翻或作自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

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

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魏煌煌之充滿天地其載於書

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

發歸美殷宗清廟三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詩事相稱善并

美其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

敢指斥或作或作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

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

屬人中謝或无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刻剗羣姦掃灑疆

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惟或然而淮西之功尤為後偉碑石

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

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或作或成又閣栢苑李謝本○

或轉作麻後人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成耳且公谷孟

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考也因執舊本定又麻字外然

無理不成文章則為可怪然幸其如此存得本字使人得以

因疑致察遂得其真若便廢麻而直作成字則人不復疑而

本字无由可得矣然則或然雖謂而亦不為无功但不當便

以為是而直廢也本不復思索參考耳今以无本亦未敢輕

改且作麻字而著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

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一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

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

失次侍或侍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
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慙羞戰
怖之至謹上或有隨表二字慙羞戰節或作慙惶怖懼此下
或有謹奉表以聞三月二十五日臣愈誠惶謹識忍頓
首頓首謹言二十二字○今按此或本以
聞下便著月日与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論

奏韓弘人事物狀

古本云四月一日淮度韓英簡
奉進止碑文宣賜韓弘一本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或无勅字伏緣聖恩以碑本
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
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高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
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物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慙抃休惕罔
知所喻謝伏以上聖功臣子之職下露臺帥文字所宜陛

下謙光自居勸勵為事各賜立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
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緡帛與臣於臣何為坐受厚
賜恩由上致利則臣歸勲戴德臣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
之至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士則士平等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獨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信自近傳遠無田疇明日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

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烟城二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_{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何哉_{况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龍石河西皆汝所宜大明約宋使信在言前號}今指麾以圖功也况自些下即位已來_{雖有不績况下國斬}揚惠琳收夏州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商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汗月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昭張愔收且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_{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魏魏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_{袖上誠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或作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運速進退日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

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况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此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_{言為必信言之以信}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_{又賜叔虞之}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尋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_以

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
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此以和而能收大利者也
有不小費而能收大利者也此以和而能收大利者也
披雖獲賞了不聞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瑣者欲令陛下
之信行於天下也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瑣者欲令陛下
敬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
誠恐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
未嘗有也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昔者黃帝在位百
年年百一十歲昔者黃帝在位百
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昔者黃帝在位百

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
百五歲百一十八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
二帝上或皆有一字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
王之世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
既然而此三字今以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
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
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
元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
事佛而致然也元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
年耳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
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
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
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

求福乃更得禍或作乃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事或作有信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
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
其事遂止臣常恨焉或作見知伏惟睿聖文
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
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或作明聖伏惟
創舊史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
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或作新舊史今聞陛下令羣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遮迎供養臣
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或作迎
相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
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或作年豐人樂
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

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或作無
無或作信新史作信向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身命或作無
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
奔波棄其業或作以至上或作無或作新舊史作焚作灼燒作或作少或作
若或作不或作即或作加或作禁或作遏或作更或作暨或作諸或作寺或作必有或作斷或作臂或作鬻或作身或作以為或作供或作養
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或作夫佛本夷狄之人與
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
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或作有或作者或作字或作不或作言或作新舊史作不
道或作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
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
眾也或作新舊史無至今二字奉下或無其字而後出之於境不令感
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令或作新舊史
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占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

以挑刻音列之也鬼所惡列章可掃不祥除不祥然
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挑刻不用
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取之被閣抗蜀乞以此
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
有司投諸四字或先代字後新史作前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此新史既
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
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特編謹奉表以聞臣其誠惶誠恐

潮州刺史謝上表或元朝

臣某言臣以狂妄驕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
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
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
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剜心豈足為謝臣其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
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上道或作就路以今月二
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
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具字雖在萬
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
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
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得得以上陳
面或謂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夕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
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
坐以無事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
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
水濤瀰壯猛難計程期新舊史作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
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州南近界或南境臣

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
又極遠惡憂惶慙惓死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
之地與魍魎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為羣
史作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
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見臣於當時之文亦
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
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
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
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新舊史並作於雖使
亦字多疑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
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大新史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怠
父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姦姦隸蠹居其處播毒自防外順內
恃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

十年舊史作復孽或作孽不貢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
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闢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所
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字之下生息理極新舊史並作高祖創
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
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
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無下字
治功作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
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年下當此之
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除或作時而臣負罪嬰
豐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
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
宸極魂神飛去罪過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
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耆等以陛下
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陳請懇
至句于再于三代或作載陳請懇至再于三非是陛下仰稽乾
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今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
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歡欣踊躍以歌以
舞合或作交環海之間或作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
妙而無方之謂神長上或作妙有以字九人字經緯天地之謂文
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
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
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
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

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
除剽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
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
天下矣國下或作木內字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魏魏超今
冠古方當義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按三代之逸
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觀東后講或作講或上別有
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
竟飛揚有求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蠢夷
縱觀為比銜酸抱痛且耻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
至與或作作謹奉表陳實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无刺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志臣愚直不加
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

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太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類煩繡效寂茂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遺詔昭升大位或云三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不續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宅

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央偉之姿又勤羣聽久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若幼或至垂泣或作舉舉用俊乂流竄姦邪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踴躍感恩戀闕之至或作謹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日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與之更或作知今得自新或作恩波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

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
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
之滋弊慮法詘之益甚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
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
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賤竄之地忽逢曠蕩
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
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
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繼繼鴻休華胥實
贊於軒圖文母有光於周道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
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

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無任踊躍欣
歡之至賀或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
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
編觀非煙非雲史記云八官書曰慶雲非煙非雲非容狀鉅
能詳述抱日增麗淨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
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
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
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陵或
又據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景戌亦上於土西北方者京
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
王作正。今據曆家四季之月土日用事各十八日。伏惟皇

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
既兆仁壽之域以躋或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
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
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竟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
馳下或有而圖本惟明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一首

國子監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
代者前件官文孝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深辭
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
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計三日
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亦
更臺省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爲治
官吏懲懼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
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爲允當謹錄
奏聞

慰國哀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認
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
露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
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庭
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或有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
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貪生徒藉其訓導伏
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
勅旨

請上尊號表

或有子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弄律等士館學
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
學生讀六藝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
整齊乾坤出入神聖咸就
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
清潤此嶽醫問神鬼受職
太微星緯咸若崑崙
木天街此岳靈問
收冀部旋定幽都折木夫街星宿
天街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
幽冀言也天文志昂為天街

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所木屬此州此岳常山
定州而陽在占冀州之域也盤周周禮賦方此幽州其鎮
元年劉總納上時也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
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脩貢職
山海經云禹使大章自東極至于西重二億二萬二千五
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自南極至于北垂二億二萬二千
五百里七十一步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愜德失據狼狽收其種
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如何
非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或哀天下之
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
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
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或補蒼天
冀州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或補蒼天
商於冀州精乎以止滔水堯誅九嬰以定下土或補蒼天
仇嬰於水之上血兵刃割也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
何遠也或二事並見淮南子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

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臣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臣下陳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心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下六字

舉韋顛自代狀一首 尚書兵部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顛

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旌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

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顛宜當之乞廻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四十

考異音 釋附

○表狀

論孔幾致仕狀元孔

某官某

右臣與孔幾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賦既幾為人守節清
 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
 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幾上疏求致仕故往
 者幾幾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幾頗
 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
 然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
 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
 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
 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

之几杖安車禮下或有曰字致事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幾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幾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幾尚未得退幾獨何人得遂其願其誠然人皆求進幾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無願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坊无近者至所以前件官文武兼資寬博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具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纒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作雲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大陽不虧狀狀蜀本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已脩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假至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狀下或陳字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再除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進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雖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力或志其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

袁州申使狀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照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類平文牒前後並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舊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勅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通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誦經傳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牒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行上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山不相鄰接然見往

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或作右或有失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緩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此下或有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六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賜下已字今按恐當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賊固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因或作此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或作此賞造作弊端人神共嫉以

致殃咎或作怨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則還請攻討作集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詣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或作伏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或作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今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敵充給所費既

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曲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為風降伏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亦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皆同。今按狀云往任袁州刺史。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皆同。今按狀云往任袁州刺史。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

日檢青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竝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備

折直一時放免責或作刑罰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

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口役

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

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

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

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為

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

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勞於或作勞其非是耗於或作賈于執兵之卒四向侵

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

筋疲不償其費餉或作飽非是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
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
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
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
立而待也待下是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
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或作下必兵多而戰
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
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
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或有陛下
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
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也然新史作乃然則
承繼前一義○今按此蓋當時俗也下文然可惟事然擬詩其
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

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高
遜志在立功不計所費昔叛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遜
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
重不同庶察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
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
委望風懾懼難使前進俾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與使先
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下或有皆非是或被分
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
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
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
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
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勦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

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
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煤歸
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
如下如無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
下文如無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
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
此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
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在兵字今若
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二萬人擇要害屯聚一處使有隱然
之望或五分字應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
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或謂若未
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
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二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
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
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
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悻之心貸以
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
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有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
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
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
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惟願臣愚以
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
姿用四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

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更坐鋪自糴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糴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糴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二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糴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或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簷牛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二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

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下若字或若有若字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或死若字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博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別是一條當有一件字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糴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傳鹽

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由二字今臣計
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
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
不拘常例如關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
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黜陟
幽明之義也

績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
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
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地文字今鹽價京師
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
厚利也祇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或作每用十文
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各為三十其實斤多得
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

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
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
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
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
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
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
被傳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
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或下或無錢字不
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請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
尚或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開劇留官更於倉場勾當要害
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
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

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請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立向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更有從字，今亦補此。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

食官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鹽，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國或作官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作債或作債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

率當十斤。蓋是每斤已當三十六文，月當十斤，則三百六十

也足或作是屬下句。今歲平糶所定鹽價一斤止三十文，
韓公通計民間所加脚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文，其地
近者自不及此，難預計也。故此上文曰云一日以十錢為率，
則一月安得用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說刪去，足改
作是而屬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
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
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
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縮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縮
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
作債收獲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
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縮一
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
衆多，况縮之貴賤皆不一，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不親公事，所由浮詞
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

前上或有非字

團保給一年鹽使其而，以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
請俾觀察使見任改，取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
貶遠處者平叔本請，言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
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亦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
困之前意也。百姓貧，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
口給鹽，鹽字依時徵，須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
觀察使已下各加罪，地一本謹作於字，苟官吏畏罪必用威
刑，臣恐因此所在不恤，以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沽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
把錢捉店看守，莊糧，鹽字依時徵，須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
所在官吏嚴加訪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
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糶為官糶，鹽子父相承
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優，作有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

覓職事及爲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碇不知其罪其何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益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羅蓋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四十終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目錄

第一卷

明水賦

方藥歌

海水

贈崔立之

贈河陽李大夫

苦寒歌

請遷玄室廟議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與大顛師書

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淳化令縱西遊序

第四卷

通解

鄂人對

王直城驛

釋言解

河南府同官記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除崔戶部侍郎制

祭石君文

高君仙硯銘

潮州請置鄉校牒

祭重相公文

祭房君文

高君書贊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第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第二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第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第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第五

集傳

新書本傳

文錄序

遺文

記舊本韓文後

潮州韓文公廟碑

遺文

有所思聯句

遺詩

遣興聯句

贈劍客李園聯句

同賈韋尋劉尊師不遇

贈族姪

春雪

朝齋睡

書月

辭唱歌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贈張徐州食新酒
知音者誠希

飲城南道邊古墓逢中丞過贈禮部尚書外少室張道士

池上絮

書答侯生問論語書

墓誌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答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狀表汴州得書未嘉瓜狀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皇帝即位賀觀察使狀

潮州謝孔大夫狀

憲宗山朋慰心諸道疏

題名長安慈恩塔題名

洛北惠林寺題名

謁少室李渤題名

福先塔寺題名

嵩山天封宮題名

汪社兼題名

華嶽題名

昌黎先生集目錄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一

考異音

諸本外集分爲十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何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四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何人所編此與否不可爲何外集宗實錄而然知爲公文章者然猶本劉辨序乃云後集外集宗實錄而然知爲公文章者然猶本劉辨序乃云後官記信而見於漢書不取者其集則疑元外集所載亦有不爲何外集宗實錄而然知爲公文章者然猶本劉辨序乃云後得未信而見於漢書不取者其集則疑元外集所載亦有不真編異其目之說以詳其下其疑今且以諸本而考其以不錄今亦存之以備外集之類又疑本有遺文一卷亦多不錄今亦存之以備外集之類又疑本有遺文一卷亦

明水賦

通玄化元宰至精靈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不責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或無諸字其事實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

是命短氏候清夜或將祀圓立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
祀祀作祭持鑑而精氣
而陰靈以陽德以陰日潛下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
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無形象未分徒騁
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既膏芳於酒醴詎比
於潢汚非芳
潔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如得其宜明水之
薦斯在薦或作薦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蘗之名
實與饋饗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塗之露出自方諸乍似蛟
人之淚匪或作淚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燧或作燧
或作于夫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騰精兔或作兔
聊設鑑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象的爾而呈

漢而霜精漸微微而浪生漸或作漸
以德協于以同類則感形藏在空氣應則通通或作通
類同類或作類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
知天地之至公知或作知
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藥天力與此恩
不屬黃蓮家溫馨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剪汝
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比
並並或作並酒甘若飴酒或作酒欲將雙頰一睇紅綠葱磨補青銅鏡鏡或作鏡
酒甘若飴酒或作酒欲將雙頰一睇紅綠葱磨補青銅鏡鏡或作鏡
酒甘若飴酒或作酒欲將雙頰一睇紅綠葱磨補青銅鏡鏡或作鏡
酒甘若飴酒或作酒欲將雙頰一睇紅綠葱磨補青銅鏡鏡或作鏡

韓退之

海水

蘇詩字

海水非不廣鄧林鄧林本在鄧州枝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鄧有垂天鵬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龍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不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此篇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苦屋不怨但自悲或作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苦屋不怨但自悲

其友名子輿忽外憂且思寒裳觸泥小

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或作好或作事深園吏書之或作

雄辭十年事已遠或作子情可推我續或作四篇日正當雨雪時或作吾

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為薄粥不足或作果或作沉或作諒難馳曾無子輿

事空賦子桑詩或作此

贈河陽李大夫

四海失巢穴兩郭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惆悵空一來由未或

或作未或作今或作衰或作破或作氣或作不或作暖或作馬或作羸或作鳴或作且或作哀或作或作竟或作馬或作羸或作

羸主人情更空使劍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或作豈不有陽春節歲華其周

或作君何愛重衣兼味養大賢或作字或作養或作或作成或作字

冰食高製神所憐或作可或作須或作塞或作戶或作真或作勿或作出或作暄或作風或作暖或作景或作明或作年

日或亦需

贈同遊者已見正書

請遷玄宗廟議

長慶四年五月孔儀使奏以中書侍郎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尚書卷之十

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無卿字曰

或作事五世或作祭五廟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

祖功宗德不在其數或作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

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

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

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應或作周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

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

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

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

藏下或有字或作祧字謹議

范彖招大夫種

詩之序議

三器論此二篇切以蜀本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一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二

上賈滑州書

賈州刺史此篇以貞元二年為滑州刺史此篇以貞元二年為滑州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作藝或又惟古執贄之禮竊較或作

舊所考文一十五章以為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章或作

曰豐山上有鍾焉和霜鳴也云霜降則鍾鳴鍾人所不可至

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既字愈年二十有三

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讀書學文十五年

公與周流四方無所適歸固或作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舍和

發英作唐德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

焉得不感而鳴哉和或作華元或作巨徒以獻策闕下方

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

鄭之逆旅僕或作童逆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
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上考功崔震部書

或作上考功崔震部書

愈不肯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特俗異態抱愚守迷固
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入
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恐行字如執事者不以
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
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
不知其人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
任日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字不疑當作必今按
以序屬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淳豈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

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
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
在焉不信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入者固所
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或九其字固上或
所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浪之如
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
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在京師八九年矣足
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著於大夫士之口或言字於或
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
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
如何由人乎哉未上或有人乎或無字乎天竟
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字於或作乎欲幸為佞
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有於字卒或作則徒使其躬僂焉

而不終日其躬如本而本正則作窮蓋誤而若本不知
古而如同意此語不當以如本之義蓋之唐人惟韓柳知
子學春韋中書星如而左氏空如辭是皆以而為而此
遠曰人望若而望子而左氏空如辭是皆以而為而此
通君入望若而望子而左氏空如辭是皆以而為而此
義去古益遠字義多矣推韓柳之例言又有一二因寫字
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言又有一二因寫字
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曰此則而如古字通
不以為然也然則此而字頂讀為如而此則而如古字通
誓乃其左傳作絜字而杜預注云如而此則而如古字通
盡故其如左傳作絜字而杜預注云如而此則而如古字通
廉梁如縣絜字而杜預注云如而此則而如古字通
此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端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謂夫古
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
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曰有典
刑言老成之可尚也柯人賦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

而不亡也紀或作忘亡或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片門
以之取名致官而已或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片門
其業而役役於待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
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或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片門
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或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片門
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
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為如何哉其信
然否也或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片門
袍糲食之給或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片門
殆哉豈遂困或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片門
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
暴其所忘不或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片門
又懼執事或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片門
在官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

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至下或字無或作幸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此篇疑非公作當刪

與少室李拾遺書

此書作於元和中二年公時尚為博州文圖本新書云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

朝廷之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皇之於見也先觀之為快

如不得聞恐事或作十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

施者無不得宜書或作凡所出而施者勤儉之聲寬大之政

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

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勳加又有非人力而至於

不戰而拘纍疆梁之兇銷鏢縮栗迎風而委伏具有一事未

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自字無

樂成而身之斯無時矣若或有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

之不已足跡按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罕閔而

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或元足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

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關遺利加於時名垂於

來踊躍陳企傾刻以冀或元加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

河南必繼以行或元拾遺微若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

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以不為也則或作即善

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眾善人
不與斯人施也。或元使字也或作君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
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
人庶或必望察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細有

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此九字或有韓愈白劉君足下
倅問見愛教
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
之矣或謂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
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
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
盡或字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
固瘦死和帝末元初洛陽令仲統以事捕固固死獄

齒無一足謂裴陽大說之與陳壽起又廢卒小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

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
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
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

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
海內有戚戚者或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

令就功役也或言之下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作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

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岐說者既未
必深知其所以為可信其主蘇氏若亦未必果以
其說為然也徒幸其言可為韓公解紛若未
出教故特衣而出之耳皆非河與實事而求其
也至如方氏魚附說然亦未免曲為韓韓求不
知其言既曰又聞道意又曰則承道高又曰所
廣大得道非造之意邪韓公之事余於孟簡書
無宗信其說矣故不復論持從之說其後且為
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持從之說其後且為
集并標其說矣故不復論持從之說其後且為
載書以於此而考其詞異其詞異其詞異其詞
讀能者以所觀之則其詞異其詞異其詞異其詞
則疑傳無之說而考其詞異其詞異其詞異其詞
但思意猶恐當時所傳之詞異其詞異其詞異其詞
別宜也方氏所說世俗所傳之詞異其詞異其詞
際紙退之其言多近世所傳之詞異其詞異其詞
云使退之復注不能自解免其原胡云徐君干
介甫不意退之故作此四特載為以此今海之
安國自言年二十討四特載為以此今海之
則其為徐作無疑矣且君平字安道而云云
載韓公問大顏云西國一真之法何不教人頓
敬人遂性焉死則會真真真不生妖如此亦
常言初無雜雜曰韓公其所未聞而類中其病

愈啓

愈啓元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抗愈弊劣無謂坐

事貶官到此

事貶官到此又聞道德切思見顏切乃懇切之意此下大率

多從石

多從石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抗

能以下

能以下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又行瞻抗物石本

作不宣

作不宣愈白抗石本愈白字今按石本

愈啓

愈啓元元此愈白字今按石本

愈啓

愈啓元元此愈白字今按石本

愈啓

愈啓元元此愈白字今按石本

愈啓

愈啓元元此愈白字今按石本

愈啓

愈啓元元此愈白字今按石本

愈啓

愈啓元元此愈白字今按石本

次可諭一作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
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按易實作意和而無終而字大抵石
也後放此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凡字疑衍蘇氏所謂不
如親見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按石本本如此但云不知親面而對
皆開故不敢增而空其外以待知者按石本本如此但云不知親面而對
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鄙者然親字乃乃本之關文面字乃問
顏色隨易了六字耳此句來晴明旦夕不甚熱儻能乘閑
一訪幸甚旦夕馳望此不復出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
苟非所戀者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此從公語從
方如石本止下有所字縛下有愛志字所下無志字及則字
而當字下復出著字及與字異下有邪字皆非是其用邪字
尤不當律令亦所謂凡鄙者則靜閑一或疑非字下當有有字言
於行止繫縛若無所志者則靜閑一或疑非字下當有有字言
非當作有則語意實主尤順然未大顏師論甚宏博而必
守山林義不至城郭抗抗義字城作州自激修行獨立空
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行四字皆可疑又以下文

并非通道四字屬於行字之下又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也
以獨為自而立下有於字皆非是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也
如是之乃如此然則方之考亦不詳矣蓋適猶便也與
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一則金勞而既來則當隨其便
無如不安也道故如是即所以然上之道無疑也當隨其便
如為此亦不宣愈頓首書石本本無上二字今疑石本與前
石本公之於大願禪師七月十五日
語而為孔益恭如此何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二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三

考異音釋附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重四為宣武軍節度使俱文珍為監軍公為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而送之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屏翰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危疑十二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賦詩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聞冲天鷗翅闊報國劍鋒寒
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或作言采其蘭以養親他誰言
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兩游序

下有上人二字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或作是令縱釋氏之秀者
又善為文有或字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
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或作其有尊行美德
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為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
古之遺風與或作有人字風下或作有古乘閒致密促席接
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惜惜乎深而有歸或作無
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

縱不知其不可也蓋賦詩以道其行

與路鵠秀才序

送路鵠送別二序語意無論脫誤不可諱如
曰自何南令為博士於公所歷官次亦不合故併
其說刪去

贈別序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直諫表論願戚狀極盡毛仙翁序皆最末
見吳公文如抗本之有別集者表狀亦不錄反
以知其果為也
今並以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四

考異音釋附

通解

洪曰通解釋言細解人對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
通解之乎者也下皆未當此解少作然亦本亂也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
○今按此句 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他下或
○今按此句 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或作害且五常之教與
 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
而字下有 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從從然不知其讓之
 為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迺脫屣其九州
 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
 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焉 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為之師
也為下二語同 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
 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

按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耳下是故後之臣竦然而言
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
下由龍逢為之師也賊字非是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
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謂或作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
以彊則服食其高薇逃山而死以則服一旬或有說且
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
乎故或作或作是義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為之師也是
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
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於字助上或有而字嚮令三師恥獨
行慕通達則竟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作能夏之
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
用餓為和光而同塵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
然而按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

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者哉謂無則字必
或也矣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弊也且古聖人言通
者蓋曰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用上或今恒人之言通
者蓋曰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
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或或有人字將欲齊
之者其不猶於糞丸而擬質隨珠者或或無之辭二字且
今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人亦知
其不能也或作非是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
亦希其能矣或或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
可齊也或或下向也字知當休服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
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
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通同如
聖人或或作中人非是我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

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為通解

釋言解

此篇補二釋言其各水火然曰知聖者必謂
於言則未嘗效人誠理而容而已不然則審中之
豈遂忘言乎哉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人能不違於道可燼可炙可鎔可甄以
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害矣斯物下二語同水發於
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
物及其道而不防反為患矣泮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
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惟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
反為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
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
或作泮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
作其失過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數其為慎而世

於水火言上

鄆人對

新史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
人肉治棄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到股肉以進
或給帛或掩門善乎韓愈之論謂父母

鄆有以孝為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鄆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
疾廖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士以旌其門
使勿輸賦以為後勸其字下為字疑又疑是而字其門或无
於下同鄆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
藥石以為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
愈字或无字用下十一字本係父母疾其藥餌以此者為
孝或按是字或是事字按下文又有未聞字此未聞字
街或是若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眾而為之也聖賢
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為不孝得無甚
乎此句下或有此字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

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亦或作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或無官職字分作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下無有于字蓋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是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倚之守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

有愈代好孫作五字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城內下或無復出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或脫懼字臭陂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或無照字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或無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或復其內處偏高廣真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或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平

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
氣叙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坤
蕃昌生物有假有因坤或作神天瞻唐邦錫之元臣元臣或作元
元臣其德孔碩或作元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諂不笑不威不赫
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來其盈不
致其敵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爰立作相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諛實勤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出若無諱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疇德之聞
德或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乃藩浚郊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迺去厥疾乃
施厥膏不知其勞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鰥寡以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
或作亂維舊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有狡有狂其羣孔醜公其來矣為民父母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
或作非是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父誨其義母仁其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
或作非是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自適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
佐天子公既來止東人以完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公既來止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公既來止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
既歿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闢其郭填道歡呼公來之初

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嗚呼我公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此篇乃佛子單文此不當錄
祭石君文潘川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傅
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或作無
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不幸
或作無或作無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求喪其躬或作無
或作無或作無愈與游為父愈或作無愈與游為父愈或作無
愈與游為父愈或作無愈與游為父愈或作無
傍無強親子孩妻姪或作無傍無強親子孩妻姪或作無
任安葬秦原孤魂誰附莫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房次卿字獨客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更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
蜀客之極前或作無維某字愈或無日字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此
於斯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
言否君上或尚尚饗

高君仙硯銘 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
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
昌應劭武紀出大宛種有馬種蹄石汗血顯曰
昌謂石有迹言其蹄堅利宋新仲謂銘語本此

高君書畫贊

此篇從蜀本錄之公按
疑非公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瑩
送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
先而輔以政刑也齊上或有而字或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
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發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
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師者自十年間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
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唐制鄉宰試
禮會屬僚設賓主陳粗豆脯莞筵用忠孝之行不勸亦縣
之恥也或作耳又或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
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
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或作耳又或請攝海
陽縣尉為衙推官或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
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餼或

直諫表三卷今以之
論顧威狀同上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六

順宗實錄

起蕭即肅貞元

考異音

方本不載實錄云詔本順宗實錄皆以附外集然李漢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傳李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今按李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為失然其為言已足使筆解之說無復直本實錄窺易不誠全書是則皆李漢之時又蓋以陸氏不察而從其說既已誤矣况今法公之時又蓋以陸氏之當日事體又大不同故其片文隻字名為公之作而決可知其非為者皆當收拾使無失墜乃為真能好公之文者固不當以一時苟簡之論為限而直有所遺也故今於實錄姑仍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無所見公筆削之失也

史臣韓愈撰或無此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諱諱德宗長子母曰

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為

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中大曆十四年六月封宣

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文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傳

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

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
衛備嘗辛苦作倉上之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
以天下為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
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
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
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懼
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
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
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即位太極殿
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
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
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莊允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
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祗勤于

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勳庶邦朕寤疾彌留弗興弗寤足用
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味少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
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
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
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感形于
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
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為之涕泣悲傷歎息
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
疑懼莫知所為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其甚四
能侍德宗能侍德宗謂德宗謂德宗謂德宗謂德宗謂德宗謂德宗
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
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上學書於王
伾頗有寵出下或有王叔文以其基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

其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
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
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
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
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
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
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以詔召叔文入坐翰
林中使決事或下或字或下或字或下或字或下叔文意入言於宦
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
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紆為按行
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鹵簿使或字或字或字或字又命
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
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

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似來或似來或我國家列聖
亦克脩奉罔或有違况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
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且存大孝以寧萬國天
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為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
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
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 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
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魯閔匹夫
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
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
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
而起左右乃為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
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為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其諸待詔三十二人在初王叔文以其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已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就何鞅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辛亥使作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御使作尚書中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為相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威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缺附廟畢復常從之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

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或下或有詞或有京尹字實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通科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或自國家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蹈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悞不顧文法或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或實字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誅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道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詔之或實字是陵轅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或嘗有詔免

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
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壬戌
史云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恢可守左常侍
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李士
幸於上則此當以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
史作侍書為是 又以司動資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綱為中書舍人學士
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
撰歸登為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
傳恩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七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二盡二月

二月甲子上御無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
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
原之諸色人中_有才行兼茂明於理_解者經術精深可為師
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_參官各舉所知其在_外
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_舊事宮中有要市
外物令官更王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_{外物下或}貞元末以
官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
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關坊闕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
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
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_{其論當}仍索進奉門戶并脚價錢
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嘗有曲辰夫

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官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借財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資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上字思誠或賣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隄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石或不知就索其

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春或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遂或作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 二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

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阜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
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各德才
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叙用至是人情大悅而
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欄下或癸
西出後宮并教坊妓女六百餘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
相聚譁呼大喜 景成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
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為浙西節
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
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
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
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
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或初叔文
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以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

請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
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
除之為副以專之籍中作簡或元籍字以戶部尚書判度支
王紹為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
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臺至元衡為中
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
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曰咸有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
校司馬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
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
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
國之本屬在元良三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
統古之制也廣陵王其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

明而愛人祗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若有令
聞動無違德朕獲緒不緒祗若大猷惟懷赤圖用建儲貳以
宗廟以奉柔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
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爲
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
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
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今直省通執
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且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巡
慙振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
筋以待稱新字有報者云叔文索飯宰相已與之同餐閣中
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惟叔文執誼莫敢出言或疑不起
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
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

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亦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八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三

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
 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
 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
 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
 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
 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續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
 慎一日付爾以承統之重勵爾以立業之勤以貞萬國之心
 以揚二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
 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
 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
 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為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

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所歸及觀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不訓憲章刑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藻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忠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為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贄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

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郵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為郡王 癸酉當作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為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太師顏首鄉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江東觀察表薦之制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為判官以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子為以秘書少監持節為使還父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歸前後二使異國自始命至平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 景寅罷闕中寓安監

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位職乃奏
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
中畜產令吏牧其中或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
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為笑至是觀察
閩濟美奏罷之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
五月己巳史作戊辰以杭州刺史韓臯為尚書左丞或辛
未史作五以右金吾大將軍汜希朝為檢校右僕射兼右神
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
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
馬專其事或在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
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
亥追改為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史作以萬年令房
啓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

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或叔文以為各管經略使使行約
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久
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
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負外司
馬鄭餘慶為尚書左丞或乙酉以尚書左丞韓臯為鄂
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或丙子或韓臯為
日初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
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擘幸於叔文以告叔文
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
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官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
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
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
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

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八

Blank text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placeholder or a page with very faint text.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四起六月

六月乙亥或作乙貶宣州巡官辛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士諤
 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
 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諫不可則令杖殺之執
 諫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諫往來二人門
 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
 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大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
 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或作使使聞
 某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諫固執不可闢尚游京師未去至
 聞士諤遂逃歸尚下或有以字左散騎常侍致仕
 張禹福卒禹福魏州元熱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
 令州佐禹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

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遠累遷至討州刺史州送祖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州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二在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也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大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

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母康自勤所逐或作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或作萬福口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或作人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邊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或離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滿青與士停岸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繼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老卿乃如少年或作耶圖形法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與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

尋而棗垣嚴綬表繼至悉與奉同贈以忠州別駕陸贄兵部
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
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鄆州刺史判拔萃授渭南尉遷
監察御史未幾遷為翰林學士遷中書侍郎德宗幸奉天
贄隨行在天下權優遠近發書詔一日或作日數十下皆出於贄
贄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
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為聖人楚王失國亡
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為賢者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
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為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
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
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德宗克平寇難復天位不惟神
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廢被腹心有功焉累遷考功郎

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以權知兵部
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為相贄參以忌之贄亦
短參之所為且言其贖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以兵部侍郎
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為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
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
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勸員偽紛雜吏因得大
為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
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以為常其弊
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贄參出李巽為常州刺史且迫其行
巽常銜之至參貶為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
參言故相參公輔罪參漏其語參貶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
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
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

德之故致厚貶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
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似此當武裝延齡判度支天下
皆嫉怨而獲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
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已多阻
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呂通玄故與贊同職姦巧佻
薄與贊不相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贊短宰相趙
璟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推密以贊所敢彈延齡事告延齡
其通玄或作譏或作延齡益得以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
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滂充
比皆以論贊延齡得罪此但看黜滂流等而言事者皆言其屈
皆多贊固畏懼至為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
獵死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
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柰何以搖

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死中會神策
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
歸由是貶贊為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
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贊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
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
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
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
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集古今各方為陸氏集驗
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一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
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城字元宗北平人代為官族好學
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
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洲或作遠近慕其
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

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或賦或觀察使數詣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任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或作非是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或作男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支鹽

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入并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摠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夕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道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

有章韋裴均嚴綬等咸表惟蠟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
珍尚解王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被上上固已
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言定遂召翰林學士鄭細衛次公王涯
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作詔或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
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平章
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
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
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
麟德殿西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十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五至八月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
咸休肆予一人獲續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給而天
祐匪降匪中疾恙無瘳元或作非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
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
祇慄惟懷永圖惟懷中一日萬幾不可以曠天工人代不
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慈中孝友之德愛
敬之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愛今以史是用推皇王
至公之道傳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
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
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稱誥所司擇日行冊
禮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

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
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廖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
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
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
字使既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
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
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又下詔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充次員內輔武表后
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
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頌藻祇
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躋之尊
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宜之号位或
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

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
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負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
其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問疾苦上將大
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其可爲將其可
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必以僥倖而速進
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
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
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
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危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仲
舒下更有事或李二字今謂下有或正買得召見諸往來
李字則此知常有此三字亦脫漏也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
朋黨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
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

朋讒聚游無度比諛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
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自用李執誼為相其常所交結相次
按擢至一日除數人日俊奉聚或作堂任以侍書幸寢
陋兵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
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任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任入至
栢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任往來傳授劉
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陵等主謀議唱和採聽
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任叔文默不發議
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有皆字常吟杜甫題諸
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詩用
戰因歔歔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少簿書為
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
全范希朝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

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為
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
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
計無所出唯曰柰何柰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
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
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任杭州
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
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
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
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婿
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
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
賊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

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
與卿類先人德致名位幸谷已連豈可如此自毀壞紀以擺
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
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為異同
蓋欲曲成兄弟爾弟疑當作非是叔文不之信遂成仇然
叔文敗執誼亦自矢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當不自得長
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
誼自甲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誦職
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
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
不祥甚惡之惴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成朔或作限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
帝率百僚奉至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

年二或作非歲次景成正月景成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
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疆名之極猶存乎罔象罔象
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
涓涓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
下道繼玄元業續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昭宣
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天政有二恩翔春風
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
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魏二事表無
得而言顧茲寡昧齎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
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
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
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
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

光應徵補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
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開或古先
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
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
齡即敷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
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
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
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
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
國之殷續而承之不可暫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
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五載作二十七日釋
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使人誥至後水臨一日皆

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脯各十五舉
音非朝脯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
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纒終旬邑疲人休功未幾
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以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
常志夙心其山降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為飾
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居或作
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
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今以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併其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

知增致年譜考其同異詳畧附注本文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

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號昌黎李翱作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云昌黎公今按新史蓋因李翱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南陽郡其河南南陽郡武陽縣其南陽郡也其一

避姓居南陽郡之潯陽九世孫河東大守高侯頴當玄孫純純四出孫安之晉貞外郎二子潛居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為

其後安則顯當裔孫為後漢西太守武安成侯著徙居九門後徙安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著徙居九門

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恒王茂茂生均均生峻峻生仁

泰仁泰生獻素獻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

秦仁泰生獻素獻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

秦仁泰生獻素獻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

以此而推則公固領川之族... 而此與祖所誤年譜但川之族... 考今固不得遂... 愛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 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 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 故公每自言其後又為孟州... 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為得之... 遷我則必以其近而後... 故隨公之亦果出昌黎也... 從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 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 來樂猶有韓文卿則其流為... 然南陽之為河內條試則... 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 先生生於大曆二年戊申... 事見馬東漢誌洪州志... 史以為從父兄誤矣又... 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柳宗...

最高以故多誇會既卒公... 復辭地於江南韓氏有別... 老成文示爽詩及愈自知... 六經百家學行狀云讀書... 為無所用其心則公之南... 第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 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 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滿... 書舊史云大曆貞元間文... 於公卿間故其徒游鏡意... 九年癸酉博學宏詞試大... 見上考以崔震部書及與... 代齋郎議方收此議當繫... 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 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 陽如東都祭田橫文... 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 六月會重晉為宣武節度... 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

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
先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節度使受命遂行觀愈實從公行狀
州推官善書史作列官。海浦云二載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
子與史合而志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也方致蜀本樊
本無三十四年始有命命亦不應如是之緩也然自公卒
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為歷官之始故公入
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簡之始故公入
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為疑也公今按公入
汴之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
在十二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
狀二史通鑑為正持正任其殊矣。洪譜又云十三年丁丑
公在汴有後志賦送汴州軍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
有天星詩水門記揚燕奇碑十五年已卯董晉行狀二月
三日承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
云汴軍亂愈家在園中尋得龍下汴東趙彭州亂詩歷官記
還孟津渡記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亂詩歷官記
郎至冬建封建使愈朝正于京師見歐陽哀詞是年有此日足

有諫擊越書賀白兔狀徐泗蒙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
志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
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和季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
辭去亦云公發言真率無所畏避宣竟以此不洽錯建封之
知已亦不能容和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軍亂見調四
白樂天哀三良文在洛有與徐中行書冬公如京師見調四
門博士洪譜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
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冬冬參調竟无
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
為傳士日聲竭告歸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
休告華山窮絕徑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詩與客登華山
絕峯度不可返發狂圖哭為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
乃下沈顏作聲書以為肇友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
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有送陸錫州序上巳日遷監察
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
以其姓字之洪譜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二十六自傳士拜監
陳京給事書帝給議論權停選幸我高氏墓志又上李實書
勅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傳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
師於今十五年矣實錄於實誠之不餘力而此書乃成盛稱其所長此

又不可曉也方及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為滿公在官踰年耳
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官又以其歲七月公猶任實似若不得
遷監察御史而罷罷而復遷官又以其歲七月公猶任實似若不得
已者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
詳究然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
所取信者李實實執事實以公蓋未免於德宗身以伸道也然
公天旱人飢狀專執事實以公蓋未免於德宗身以伸道也然
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始來京師又於實一辭不怨
至貞元十九年實實合也併誌所疑以俟知者○洪譜又云
以再至言之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
是時有言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
則然卒為幸臣所譏本民急知是請寬民急公與張署李方叔
山今疏今不傳則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也方叔所惡出幸
陽山神道碑亦云因疏其詳而早飢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
論宮市明矣公集有御史論早飢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
舞言皆從公遊者不應有御史論早飢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
不疏言其由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
疏上言其由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
後備善柳與劉最無妄姦情畏彈射斥逐恐敗是蓋為王
年出官此禍最無妄姦情畏彈射斥逐恐敗是蓋為王
張叔正買疏諫等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公之

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任文未備崖村職雖得枚宥常然清
異其為叔文等所辨豈不明其特元所歸公駕其罪於上疏
耳洪兼官市早飢兩事言之而又考韋王始未致為中父
之○洪譜又云以公詩疏之蓋以十九年冬未致為中父
甲申春始到陽山時有同冠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送劉
生謝李貞好諸詩及別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區冊序卷
中燕喜亭記 改江陵法曹參軍 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
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貞八月十五日春賜張功曹
祭使所節財從何陵府法曹參軍見八月十五日春賜張功曹
詩及張蜀墓志可南同官記○洪又云公以今年春賜張功曹
秋離陽出候命於都者二月至秋未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
鄒州文府有瑰州沂雨及柳口諸詩自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
獨衡岳廟詩自衡州至潭州有培社詩御遊湖西寺及湘中諸詩
自此之洞庭有回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贊司直詩赴
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二學士詩又有尋孟瑄亭荆潭習和序
上李巽書鄭夫人密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有八年則其
歲蓋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辨蓋謂在徐州時墓中之評則謂
為御史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洪譜云
年丙戌正月丙寅黃朔改元元和時憲宗即位之歲年也公年
三十有九其春夏猶生江陵有本化寒食出遊夜歸贈張十
一鄭羣贈筆答張澈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
後有豐陵行遊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
及祭十二兄文并墓志二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
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李職外公有

爭先者備公語以飛之公恐及淮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
况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尼俞卒開封尉愈於時為博士乞分
教東都生以收其學於開封尉愈之飛語即釋言所解
之遠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為辭而去耳時宰相鄭細翰
於舍人李吉甫裴均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宿書畫於陵墓誌
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叙答馮宿書畫於陵墓誌
二年戊子改負傳士具行狀有酬崔十六少清反東都遇春
詩與少室李渤書裴復墓誌新史湖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書
書公命未嘗為洛陽令也改都官自外郎郎拜河南令
河南令未嘗為洛陽令也改都官自外郎郎拜河南令
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部行狀所舊史皆云自外郎郎拜李
也制辭亦作負外郎郎判部行狀所舊史皆云自外郎郎拜李
無良時其出入禁簿致手失職先生被六典云公判部日與
宦者為微惡言罵辭從公辭乃上書留守郵判部日與
和豐河錢徽與黃章尋劉尊卿諸送李正字歸湖南亭并
詩即記五年吏黃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韋夫人墓誌河南
府同官記五年吏黃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韋夫人墓誌河南
留即記五年吏黃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韋夫人墓誌河南
廷斷民署吏侯令見發留守尹大恐懼在禁有使還為言憲
守俊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郭即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
軍人南有公追而救之留守不脫公以論事失郵公意既令河南

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
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
春詩蘇河南秀亭送石其序并詩及月使招携
之梁河南令舍池臺著詩張圓墓誌盧殷墓誌
外郎河南有送秀文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是年春公尚在
序乳母誌至京而自新靈雲夫學秋作
石鼓歌復仇狀盧丞房武軍州墓誌
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潤諷百姓遮索軍頌役直後刺
史惡之按其獄貶潤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
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潤賊再貶封侯愈坐是復為博士
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潤公自去年以來未
嘗出使或云即公赴張方時過華其詳遂疏于朝亦進李
解云三年博士元祐不見張方又作二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
自郎官下遷元祐四為博士矣此先言暫為御史繼言三為博
士則自丙戌而後三登北官也告云二年則自元年夏罷召
至四年春尚為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按云丙戌初除丁亥
分數自不必置而為二其為博士實二年也當作三為是
○今按上句言暫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
三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院而物輕重

民以為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攷以為此職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實今年初元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八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物重計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通鑑二年二月分餘三分兼納貨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况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出資矣○世譜謂又云是年有石鼎懸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交李系石洪墓誌路應旣才高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二月乙亥德宗元衡李吉甫其文而麟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提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竊謂鄭樵神道碑李益中重慶轉考功知制誥世譜云九年甲子甲道因去人墓誌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修長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唐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刻狀風郡夫人墓誌歸遇雨二詩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監曹長元日朝及寒食直論不當叙事出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到去常事者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窮定无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類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其年有與所公緯二書論縣事宜狀盜賊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蓋田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

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鏐謗語置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世譜云十一年丙申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為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遷愈為其為儒甚大真不可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幸貴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即滿歲則遷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无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无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群戶部侍郎制一首尔公今按行狀通鑑○世譜論淮西事宜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无此語若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准不在十一月正月之狀亦不在一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設碑文新史固為失之今當以通鑑為正○世譜又云是年有酬盧雲夫曲白荷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蹀先入汴說韓

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年狀神道碑及舊唐書云十二
城上命裴承祖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
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承祖居於闕下軍出潼關公請先
乘輿至汴口感詔都統弘弘遂用命師來遂和公知蔡州請平
乘輿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
請以女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憐是元濟承相未及行而李愬
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承相之土為
公恨蔡州既平而衣魚皆以不勞用衆官使書上奉相公書明
曰淮西賊王承宗瞻破可不勞用衆官使書上奉相公書明
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承
相歸京師以功升刑部侍郎詔公推平淮西碑其辭多叙裴
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
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謂令張署文命翰林李士段文昌重撰
文勸石是年有送駁伯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諸
冊諸詩晚秋歸城夜會餘句為刑部時有宰錢繼自代狀十
二年戌戌四月期餘慶為詳定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為副是
誌推德德簡墓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
送佛詞王公士庶奔走膜明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具騰香
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
度崔羣曰愈言許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

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
奉佛以後天子咸天災言何乖刺耶愈入臣狂妄敢爾固不
可赦於是中外駭懼威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
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鏊素忌愈
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
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
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
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百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
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
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云云公以十四
州刺史宰相疑焉宿早疏少宿為袁州刺史時宰相疑
程則也公之被謫即官城據道州刺史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
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至潮州城祭則以四月二十四

其義雖錄法有... 卒馬... 文再... 序并... 壯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 誌是年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 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纊語曰公伯兄德行高峻方藥... 食必視本堂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 不至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天下幸... 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 愛池上佳... 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 南溪始... 然晨意色亦不荒... 如以此... 見公之... 載蓋不... 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 遣凡內外親若交交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

為服甚以報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体神道碑云朝... 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 戰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 謂樂易君子... 則男有家女有從不啻於... 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存已多矣每言... 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 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 皆奧衍閑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 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 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端... 端... 出天鳴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止矣公

今按知人罪非我計此句申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
我所許也○內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
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
孟子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得失若之明也又曰退之晚
年所見文所能其高不可易而讀也古之孝者修德而已有德
則言可不至故其能此必於理也退之乃以孝文之故曰未
其所言未至故其能此必於理也退之乃以孝文之故曰未
其言曰率然之死不待其傳此非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其
空信口率然之死不待其傳此非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其
深如然復考果何事耶公今按諸書之論唯此二條為極其
身卒出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務未俗可勝無補費精神其
為子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表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
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无理蓋韓公於道知
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如先於其體之具於身也其言常詳
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
免雜乎貪色稌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
說者矣但王氏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
則於韓公之孝所以為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為若以是而論之
得矣者庶幾其有分乎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蠹俚混并天下
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
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
倡障隄末流反剋以撲剗偽以負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湯
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
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
以荀况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
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
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
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貽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
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
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
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燦然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碩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為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云

實也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畧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

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頽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

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聖人李

韓文而卒之自後天下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乃卷然獨韓文最為舊物君為吾愛惜之可也○今按京州本尹注彙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為何人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闡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賈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

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
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閱盛衰浩然而
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
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
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
威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父鑄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
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
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
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
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
果元祐五年朝議郎王君條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

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
卜地於州之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
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汝而有知其不眷恣于潮也審矣載曰
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慕高懷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
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
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道之
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鯨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
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疵穢西遊咸池浴扶桑草木衣被
昭回光追躋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
望作書述佛議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
融先驅海若橫約束蛟龍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詎吟下

招遣巫陽楚辭下羞我歸於榮嘉冊與兼黃公不少留我
涕洟翻被髮下大荒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傳卷終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遺文

考異音解附

聯句

有所思聯句此下三聯句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晚春淚銷顏容郊臺鏡
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夫山上石別劔水中龍愈

遺題聯句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常
恐金石契斷為相思腸郊平生無百歲歧路有四方愈四方
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駕蹄傾挫林逸翻道稻梁愈時危抱
獨沉道泰讓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愈慨慷丈夫
志可以耀鋒鏑郊遽審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初鑒諒不遠
佩蘭永芬芳郊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劔客李園聯句同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郭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氲愈照
海鑠幽怪涌空馭異氛郊山磨電奔奔水淬龍蠃蠃愈太一
裝以寶列仙篆其文郊可用懾百神豈惟壯三軍愈有時幽
匣吟忽似深潭間郊風胡久已死此劍將誰分愈行當獻天
子然後致殊勳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間雲愈

遺詩

同嘗年章姚中尋劉導師不遇

此詩得於五言詩集公特任都官外郎同
洛陽今嘗全河南令章魏中以詩
詩以同尋師為韻人各
一首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蹻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
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

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中春雪
詩前句云新年都未有芳華者系之疑亦公作也

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尤者全悉存之諸本更
有遺文一卷以獨取獨族姪嘲軒睡三篇餘並不
錄今並附別下後其可疑者
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少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
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曛見迷巢鳥朝
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曾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
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
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渡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
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知天工既往
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為佐時雍

嘲軒睡

李希声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
声云此非也獨嘲軒二篇以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颺吹肥脂坑谷相鬼磊雄哮乍
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
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疥痛音肥下音備鐵佛
聞皺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風搜耳
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墮急下如彭與點呼冤受
蘊醢又如圈中虎號倉兼吼餒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雖
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

何山有靈藥瘴此願與採澹公坐卧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
其聲深慮丘藏損黃河弄瀆瀑梗澀連批鮫南帝初奮槌鑿
竅洩混沌音南其時日人皆有七竅少視所食息此謂先有法鑿金
之日鑿一竅七音南迥然忽長引萬丈不可付謂言絕於斯繼出
方衮衮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莽尊音南草木叢生也音南盜賊
雖狡擒亡魂敢窺闌鴻蒙摠合雜詭譎騁矣狠乍如間數數

忽若怨眼眼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理其源惟有土
一奇

書月

玉盆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白藏蛙縮肚桂樹
枯株女閉戶陰為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潮盜視
汝目鼓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
辭酒誰為君王之爪牙春雷二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諸本注云此篇以
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
者婦譽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癡聲自肉中出使

人能透隨復遣慳悵者贈金不繳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雖
雌若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
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下可阻君意蓋歌難可為

知音者誠希者若但知音者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携子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
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
馬恐平羈朝鼓矜凌起山齋酪酏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
妍冰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餐由心共飯夜宿憶同壇舉自
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聞浪吞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

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悵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

張道士
中丞謂裴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不為逢桃樹相料音理不
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暗後自飛上為將鐵質凌清鏡濕却
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今按此文恐非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補注公作論語等七不成而歿見於張籍詩亡於
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書

愈白侯生足下所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偽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它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為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求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霽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

釋書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俗乎沂以浴作公子在回何暇死以死作先雖甚鄙賤然為世川之

下或注并序字八今按此篇不類公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文無疑今刪去

文苑英華蓋為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攷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聖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恚恐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杞下並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員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于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契上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曹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絃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月同游

嵩山天封宮題名缺公勝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契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王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年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之二皆在洛陽其一在

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為

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碑更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贖神龍龍怒則有雷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摸刻于石也

遂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俞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為十卷此文雖未必悉出公手然筆削之辭要非公不為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相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